

新译大文豪五木宽之名著

恋歌

唐叶 / 译

——三个女人
的三种
爱情



恋 歌

——三个女人的三种爱情

五木宽之 著

南海出版公司

1991·海口

恋

前受情 恋 人 歌 三

——三个女人的三种爱情

作译者 五木宽之 著
唐 叶 译

责任编辑：宋彦宗
装帧设计：张 迅 端 砚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东北师大附小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38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80570—137—7/I·46

定价：4.90元

五木宽之小传兼谈《恋歌》

端 砚

日本大文豪五木宽之生于1932年9月30日，福冈县，双亲是教员。五木宽之出生未久，旋即被双亲带出国门，渡海前往朝鲜半岛。

“至今我仍依稀记得那些满街洒满槐花的小城镇，一处叫论山的地方、大田、光州，还有半夜可听见野狼嚎叫的穷山僻壤。在那偏远的地方，日本人除了一对警察夫妇，就只有我们一家人了。家父似乎在本村的韩人学校当校长。”（《作家肖像自叙传》）

五木宽之在京城进小学，在此转学两次，后来举家迁往平壤，在此又转校两次。当时朝鲜在日本的统治下，小学叫“国民学校”。五木宽之小学总共念了四个学校。

初中在平壤念“第一中学校”，五木宽之的家正好紧邻其父执教鞭的图书馆，所以阅读书籍极为方便。

其父醉心于所谓：国粹主义。念师范学校时曾是剑道选手。少年时代的五木宽之被其父施以斯巴达式的训练，大清早起床锻炼身体，在学校的操场接受军队式的训练，结束后，仍须端坐于客厅，背诵古事记。

五木宽之对此极感痛苦，时常偷闲溜进图书馆。这个时

期，山中峰太郎、南洋一郎、海野十三等作家的海洋冒险小说、科学未来小说，使得少年的五木宽之向往不已；另外如《主妇之友》《碧岩录》《岁时记》《犯罪画报》，他也照看不误，只要能取得的，他无所不看，无所不读。

平壤一中毕业后，投考陆军幼年学校，考完第一次笔考，日本便宣布无条件投降。

“战败的同时，常在我们家出入的朝鲜学生竟佩带手枪，戴着政治委员的臂章出现，原来他们早已与金日成有所联系，有着严密的地下组织。当时我听说家父任教的学校已改成金日成大学，至于真假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平壤是个好地方，有大同江、牡丹台等令人怀念的地方。战败经过未久，苏联的军队开进平壤时，家母在一次不幸的事件去世。只记得那天是九月十五日。”（《作家肖像自叙传》）

二

被遣送回国，往后的十几年，可说是五木宽之生活得最艰苦的时期了。

1947年年底，五木宽之与其父乘船抵达博多港。船上曾发生若干私刑，下了船，他亲眼目睹对私刑的报复。其父因败战的打击，加上因“不幸的事件”丧妻，整个人彻底的改变了，不务正业，而靠做黑市买卖及酿私酒为生，并且酗酒过度，引起酒精中毒，甚至曾挥舞圆锹，与人殴斗。最后因这些自甘堕落的生活而引起肺结核，住进医院，但又潜离医院，边喀着血痰，前往赌场。

五木宽之读中学时转过三个学校，进高中时，开始误入歧途，与不良少年为伍。那时的五木宽之曾在电影院被一名

出名的太保用刀子划伤脸颊。

虽然过着自甘堕落生活，但五木宽之私下却做着作家梦，他渴望前往东京，进大学念文学。

他向卧病的父亲表白内心的愿望，恳求让他上东京念大学，只要给他报名费，其他的一切由他自己设法，他甚至可以用靠打工赚取学费。

五木宽之的父亲默默点头，交给他一纸恩给证书，告诉五木宽之说：“你可拿这个向我的朋友借钱。”

三

1952年春天，五木宽之抵达东京，并且很幸运的考取早稻田大学的俄文系。

当时的五木宽之身着战前流行的宽领西装，穿毛已磨损的法兰绒长裤，足登长筒的塑胶鞋，背一只小行李，而放不进行李的饭盒、数册岩波文库、八彬贞利的《俄日辞典》，则用包袱巾包着，提在手上。口袋里的现金大约日币三千元，这是注完册剩下来的钱，当时的三千元大约一周的伙食费。

没有钱租房子怎么办？其实这倒难不了五木宽之，他从平壤被遣送回国之后，吃尽各种苦头，脸皮奇厚，只要老天不下雨，他可以睡在校园树下的长椅，或学校附近的神社，如被驱逐的话，郊外森林中的破庙就成了他睡窝。

三千元很快用光了，于是他到“学徒援护会”“生活协同组合”找工作，但是学生打工待遇偏低，而且大多是临时的，于是他伪装一般的失业者，前往级田桥的“职业安定所”排长龙。但“职安”安排的工作也是临时性的居多，一

样无济于事，东找西找的结果，待遇最优厚的工作是卖血，五木宽之甚至卖贫血昏倒。

其间他也结交了一批朋友，一批难兄难弟，对他来讲，这是大学生活唯一可爱的地方。他们活跃于电车线中央线的沿线。

中野站的北口是他们的“自由天地”，此一地带是他们的“湄公河三角洲”，是“我的大学”。所谓我的大学，是高尔基青年期自叙传的书名。

走出中野站的北口，正面是“中野美观街”的入口，左边是警察学校，右边有公共厕所，每逢下雨天，味道奇浓。走到“美观街”尽头，右转，登上一道可容一个人进出的狭窄昏暗的楼梯，便是一家酒吧。酒吧内有迷人的女孩“M子”。她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夜晚在此兼差。

他们常来这家酒吧，频频偷看迷人的M子的脸孔，一边争论着杜斯妥也斯基、马雅克夫斯基、巴斯特纳，叶连巴克。

有一家叫“K”的茶座，老板是九州画家，此人收集数量惊人的古典音乐的唱片。古色古香的扩音机总是播放出巴哈、萧邦等人的音乐。

有一家叫“R”的商店，据说老板娘过去是共产党员。他们往往穷到连十块钱也没有时，便跑去找老板娘，让他们提着写有店名的广告牌。他们提着广告牌，在中野站前面徬徨若干小时，回来便可获得若干酬劳。他们使用那笔酬劳沽酒买醉。

五木宽之为他的伙伴写了一首“帮歌”。曲调是著名的童谣“金龟虫”，歌词则出自五木宽之的手笔。

金龟虫是虫

从金库飞出来的虫

为何说它是虫

哎！虫就是虫

最后一行带有感人的悲怆，这首曲子风靡了R店。他们经常跟老板娘及店里的小姐合唱这首金龟虫的歌，一遍又一遍的唱，欢天喜地的唱。

同伴之中如有人接到家里汇来的钱，他们一下子变成了暴发户，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新宿。

“蒙杜波”是他们游新宿时光临的第一站。女服务生有兼差的大学女生，也有美如妖姬的佳丽。他们在此听法国小调，有时也跟着一起哼哼唱唱。

接着他们转往演唱美国摇滚乐的咖啡厅，快速的节奏使他们沉醉、兴奋。

最后大家索性把剩余的钱均分，径往花街。

“如有人问我在那么拮据的时候，为何还去听法国歌曲，嫖妓，我只能细声啜嚅说，这就是所谓青春。”五木宽之自传体的小说《青春之门》如此写道。

一边打工，一边上学，总共花了六年才修完四年的课程，眼看即将交毕业论文时，却被校方查出欠缴学费，校方表示未缴学费，其学籍不予承认，五木宽之希望能办休学，但休学须缴半额的学费，结果还是退学了。五木宽之认为书已读完了，有无文凭倒不算重要。

四

首先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但该公司不久倒闭，他转

往一家小杂志社上班，业余为一些流行歌曲作词，他写了许多歌词，但都未轰动。

五木宽之在大众传播界干了多年的基层工作，深知演艺界与大众传播界的丑恶。

“‘无耻方能出人头地’这句话一直不离我的脑海，但是我私下决心从事创作也是由于这些无耻的积累。我决心在我的小说写下控诉。”（《作家肖像自叙传》）

最后他将一切工作告一段落，做一次多年来渴望的旅行——从苏联到北欧。在苏联，五木宽之与莫斯科的不良少年有所接触，回国后，以该体验写成《再见，莫斯科的阿飞》，投稿于《小说现代》，获选为第六回“小说现代”新人奖。时间是1966年。

翌年《看那灰色的马》获得第五十六回直木奖。

此后，他的小说与他那带有哀愁的表情的人物一起风靡了日本的读者。

五

长篇小说《恋歌》出版于1968年，正是五木宽之大力进军文坛时的作品，也是他青年期的坎坷经验与对文学跃跃欲试的热情所结晶而成的作品。

在这本《恋歌》，五木宽之刻画出三种类型的爱情。他分别用三位女性来代表——冬子、直子、亚由美。冬子是中年的女性，她受到战争的伤害，她的爱情带有战争的创伤，是不幸的爱情。而直子与亚由美是生长于和平幸福的时代，直子的爱情是奔放的，亚由美是更为开放。

故事开始于先锋唱片公司的学艺课长井泽信介乘车在深

夜雨中的街道撞伤一位女性，年轻司机田岛误会井泽的意思，将车子开走，当井泽发觉而制止，叫田岛将车子开回现场时，受害人已不知去向，现场只留下一把雨伞。

主角井泽信介是唱片公司的学艺课长，在竞争激烈的唱片业算是奋斗有成的人，目前地位安定，他是中年绅士。

井泽信介担任过教师。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发到哈尔滨教书。井泽的妻子冬子二十岁时嫁井泽，与丈夫在开满槐花的城市哈尔滨住了四年。这段时间是他们夫妻最安静幸福的时期，败战改变了他们的关系。

事情发生于败战那一年的圣诞夜。井泽夫妻被收容于一所仓库，喝醉酒的外国兵团进来要非礼女学生，冬子出面阻止，但反遭外国兵强暴。井泽信介并未在场。他外出埋葬一名去世的老年人。

此一恶梦般的事件一直给冬子留下永难磨灭的创伤，此后他们夫妻在肉体上便无法结合了。

“事实上，这二十多年来，信介与冬子之间从未有过一次夫妻正常的夜生活，他俩都因此受到伤害，但仍不断努力尝试着去拥有，然而却一直在失败着。那是除他俩之外没有人能够领会的漫长又凄苦的黑夜。该漫长又凄苦的黑夜是败战后在外地异常的混乱中某突然光临的悲惨事件的投影。”

基于这一点，对信介及冬子而言，战争并不算结束。

他俩并非从此便失去了爱，在精神上他们是深深相爱的，可是每当他俩相拥的时刻，冬子的肉体必然地要发生拒绝的反应，那是理性所无法控制的。其实他俩之间是无所不谈的，两人之间谈不上有何秘密可言，易言之，他们在精神上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这一对遭受战争摧残的夫妻是这个故事的骨架，而另外两位年轻的女性，追求官能的爱而心灵仍感空虚的泽木直子，及憧憬着爱情的亚由美，他们的爱情则更显得突出。

泽木直子二十八岁，聪明美丽，在电视台当节目主持人。她交友广阔，有许多男朋友，包括年轻的电影导演，著名的作曲家等，目前则与一名患有心脏病的青年“谷慎一郎”过从甚密，然而她仍感空虚，因妹妹亚由美发生车祸而认识井泽信介，对他一见钟情。

妹亚由美二十二岁，与姊姊相反，个性内向。但并非阴沉，可说有着开朗活泼的一面，她是喜欢幻想的女孩。亚由美在保守的城镇金泽当幼稚园老师，因童谣的讲习会前来东京，访友夜归，半路上被井泽信介的车子撞伤。

所幸亚由美仅伤在撑伞的手臂，并无大碍，而井泽信介也因此认识直子及亚由美姊妹。

亚由美曾写了若干小诗，井泽信介获悉，邀请新进作曲家山村锐二谱曲，他俩合作的曲谱在莫斯科得奖，其间故事也有了引人入胜的发展，唱片公司内部有丑恶的争斗，被直子甩弃的谷慎一郎谴责信介，用计企图打击信介及冬子，亚由美与山村锐二之间滋生爱情的幼苗，直子与信介发生不寻常的关系等。

六

信介与冬子的爱情是可悲的。

“……”冬子的双手紧握于乳房之间，就象抱着婴儿，她将脸孔埋在信介的怀里。她倾耳仔细倾听身体深处发出的声响。以前她只要稍微让信介接触，身体的深处便响起

大提琴深沉的低音，接着逐渐升高，转变成中提琴亮丽的旋律，最后则有小提琴尖锐的高音一般的感觉贯透全身。这些声音如今无论如何再也听不见了。

“对不起。”冬子细声说。

在这二十几年来，这句话冬子不知说过几百次了。

“这并不是你的错。”信介说。

以上是故事即将结束时，有关信介冬子夫妇的夜晚的描写，这也是五木宽之的一大特色，采用乐器的音色来表现人的感情。

直子的爱是奔放的、空虚的。

信介在莫斯科时，直子在巴黎，她从巴黎飞往莫斯科，两人首次在此发生肉体的体系。

清晨，信介审视着仍在就寝的直子，他觉得好象明白自己昨晚为何没有罪恶的感觉。原来他早已预感到两人或许随即要分手了。

“起来了？”

“你不是还在睡吗？”

“不，我一直醒着。”

“想些什么呢？”

“跟井泽先生想同样的事情。”

“哦……”信介轻抚直子的秀发。“跟你在一起时，我觉得你是跟别人在一起。”

“是啊！”直子点头，将脸孔依偎在信介敞露的胸膛。他感觉到一种爱意，直子无声饮泣着。

当天直子便搭机飞返巴黎了。

亚由美的爱也是奔放的，但却是自由的、直率的。

亚美由在某日午后，在喷水池畔接受一位陌生青年的邀请，坐该青年的车子兜风，后被带往一个奇怪的舞会，当晚在横滨的海边别墅与该青年发生关系。事后她想：

“我已经不是处女。”

亚由美再度细声喃喃自言自语。但她并不觉得后悔，只有一种轻微的感伤掠过脑海深处罢了，感觉上毋宁就象外出旅行的前一晚，一种轻微的兴奋象潮水一般高涨起来，她的心情是极其轻松的。

“我的行为是唐突的，违反常理的，但绝非可耻的……”亚由美心想。

她一边想着明天与山村锐二见面时，会有什么感觉呢？一边走下坡路。

同时她也想起井泽信介与姊姊直子的事，但不象以前那么介意了。

“我是自由的。”

“亚由美迎着海风，挺着胸膛，继续往前走。”

五宽木之很鲜明的刻画出三种类型的爱情。

关于这部小说，他如此自述：“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战争的记忆不由分说地在我们身上投下若干阴影。连男女爱情这种最为平常的行为，背后也带有战争的阴影。所以我在这部小说中试着用对位式的手法来描写三位勇于生活下去的女性。对我个人而言，这是我在新闻连载这一范畴所做的战战兢兢的冒险。”

从这部小说来看，五木宽之的“冒险”可说获得成功了。

1990年10月

目 录

五木宽之小传兼谈《恋歌》	端砚 (1)
夜 雨	(1)
忧郁的眼神	(16)
男与女之间	(30)
漫长凄苦的黑夜	(57)
贩卖梦的市场	(75)
北方的小镇	(128)
新的季节	(134)
圣诞夜的星星	(149)
三把火焰	(171)
新 春	(206)
阴 谋	(239)
离 别	(244)
冬子之夜	(260)
危险的荣光	(274)
深夜的告白	(307)
终 章	(325)
编写《恋歌》的剧本	(330)
年 谱	(332)

夜 雨

雨下着。午后开始下的雨，入夜后仍无停歇的趋势。

先锋唱片的学艺课长井泽信介，自车内眺望着白茫茫的雨幕。泛着黑光的柏油路面在车灯的探照下，飞快地向后移动。信介突然对那风驰电掣的车速感到不安，于是仰起身子。

“田岛……”

“是的。”公司最年轻的司机田岛用着快活的声音回应。“什么事？课长。”

“没有，算了。”信介含糊其辞，再度深深躺于座椅。

这是一条他很熟悉的路线，只要令权托付司机，用不着担心。在深夜的京滨公路，连计程车也开到八十公里以上。

井泽信介望一下腕表，时刻已过了午夜零时。

“冬子大概还没睡。”信介想。

任职在唱片公司这种特殊的行业，经常深夜才能返抵家门。

但妻冬子却一直无法适应，无论信介再晚回家，她总是醒着等他。

“十二点以后还没有回来的话，你先睡好了。”
每当信介如此说时，冬子便毫无疑义地点头，可是冬子

却总是在等他，信介反而觉得是一种负担。

“要是有关孩子的話……”信介想。

每当他想起妻子深夜孤坐在客厅等候他回来的那副样子，心情便沉重起来。

冬子的个性原属内向，与信介婚后数年，稍稍有所改变，但经历某事件之后，她再度变成更为沉默的女人。

她似乎不喜欢与外人来往，只希望与信介过着平静的生活。

但信介有他的工作，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男人必须战兢兢，全力以赴。可是……

井泽伸手入口袋，取出香烟盒，但盒中竟连一支烟也没有。

“田岛。”

“是的。”

“对不起，香烟完了，给我一支好吗？”

“好的。”

田岛单手移开方向盘，取出香烟，稍扭转身体，递给井泽。

井泽望见前面有模糊的人影。就在此时——

“小心！”

早于井泽的叫喊，车子响起一阵紧急刹车的锐响。车灯照到一张年轻女人的脸孔，车身则响起撞击的闷响。

在此瞬间，井泽信介觉得全身为之僵冷了。

因突然刹车的缘故，他的左肩也撞上前面座位的椅背，但当时并不觉得疼痛。

“撞到人……”

井泽如此想时，业已失去平常的镇定。他用力想开车门，但却不得要领；隔着车窗可见到白色的斑马线的标志，一名身穿黑色大衣的女子倒到路旁，弯曲的洋伞则掉落于稍远处，雪白的女人的腿敞露出大衣外。

“糟糕啦！”井泽拍着田岛的肩膀，大声喊道。“快！”

“快开！”井泽挥手，他知道必须尽速将汽车停靠路旁，抢救伤患，如继续停在马路中央的话，甚至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田岛当时似乎也开口回答什么话，但井泽未听清楚，然而他的确觉得田岛说了什么话。

“好。”田岛用着似乎有东西梗住喉咙的声音回答，年轻的司机此时已惊得方寸大乱了。

“喂！还发呆！”井泽大叫时，车子已发动，飞快地开走了。

瞬时之间，井泽的确判断不出司机将采取什么步骤。

“赶快！”井泽大声叫喊，他认为司机正要把车子开到适当的地点停放。

但他乘坐的这辆私家轿车竟呼啸地奔驰在大雨中的京滨公路。

回头一看，雨水淋湿的斑马线已消逝在漆黑中，再也见不到了。

“停！你打算开到哪里呢？”井泽大叫。

“什么？”田岛从驾驶座回过头，在微弱的灯光下，这位年轻谨慎的司机，脸孔非常苍白。“停车吗？你不是要逃走吗？”

“傻瓜！”井泽抓住田岛的肩膀说。“快开回去！我们